



马上评

一个字:值!

□ 孙佳音

很多人问,《攀登者》值不值一张电影票?我的回答是:值得。

一段尘封60年的历史,值得;英雄集体的无畏勇敢,值得。但或许,吴京和张译的表演,就已经足够值得一张电影票。有一幕,郁郁不得志15年的方五洲在车间吃面条,收到了国家重组登山队的消息。擅长武戏的吴京意外地将这场文戏处理得细腻、精湛,他死死盯着信纸,克制地继续吃面,但眼神和嘴角藏不住那些年的自责和不甘。还有一幕,得知李国梁牺牲,曲松林在方五洲肩上失声痛哭,这一刻曲松林彻底与昨天的自己和解,这一刻张译将这个略微扁平又不讨好的人物演

出了情和义。

其实,井柏然在演完李国梁牺牲的那场戏后久久不能出戏,痛哭当场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,《攀登者》或许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,但它是一部整个团队用赤诚和专业的匠心打造

的电影。中国电影人用敬业演绎了攀登者无畏的勇气与担当,用专业传承了攀登精神,在中国电影的山峰上向前探索



感情线是小切口

影片上映以来,对于其中情感线的多少,一直有不同的声音。对此张译直面争议,他说:“我们在和观众的交流中发现,年纪大一些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观众更有共鸣感,他们理解那个时代的爱情是服从于集体的,这种为大爱牺牲小爱的感情他们都有切身体会。”胡歌也阐述了自己对于片中爱情的理解:“除了张译哥说的牺牲之外,所有的攀登者都是英雄,但是英雄也是人,是人就有情感。那个年代的人支撑他们的是什么?第一个是国家荣誉,第二个是信仰的力量、信念的力量,第三个是情感的支持。”

其实与其说导演写了、拍了很多爱情戏,不如说他力图用感情戏作为抓手,将个人视角和国家视角重合,既调和观影节奏,柔化故事轮廓,也更贴近当下的时代人情。而在处理张译和吴京的兄弟情时,导演更试图在主旋律的故事下,从小切口入手,从怨恨到和解,将具有神性的英雄雕刻出人性的细节。

填空白是新尝试

作为国庆档上映的电影作品,《攀登者》的出现也打破了国产电影中这一类型的缺失。吴京坦言:“在拍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故事、困难,我们拿出来了最大的诚意,对于我来讲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。我是一个喜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自己创造一种新吃的方法才好玩才有意思。”就类型片来说,登山冒险题材的商业大片在国外有过十几部相对成熟的作品,但在中国市场却是一片空白。

《攀登者》以严谨并无惧挑战的精神,开创了中国登山冒险电影先河,也是第一部致敬中国登顶英雄的电影。借用王景春在电影中鼓励登山队员的台词,“不管是我们今天的成功,还是明天的强大,不需要所有人的承认”,但我们需要记得。首席记者 孙佳音



台前幕后

“山不只在那里,也在心里。攀登者不只是远方的英雄,还有身边的你我。”第一代“攀登者”吴京代表剧组动情说道。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,导演李仁港携吴京、张译、井柏然、胡歌等《攀登者》主演,从北到南,5天连跑5座城市与观众面对面交流。

影片上映以来,曾遭遇到排片滑落,也面对过水军攻击,但路演以来,《攀登者》正凭借对历史、对表演、对电影的各个环节的敬畏,逐渐回暖了口碑,目前累计票房近9亿元。第二代“攀登者”井柏然在路演中说:“你们,所有观众,都是未来的攀登者。攀登没有终点,只有起点。”

真实感是大前提

电影以实现世界首次北坡登顶珠峰的王富洲、屈银华、贡布为原型,高度还原了59年前中国登山英雄的壮举。电影的最后两分钟,1975年登顶的9位壮士一一出现在银幕左侧,他们原本的职业,他们诚挚的笑容,令人感动,很多观众鼓着掌、流着泪——为这些真正的英雄。电影所着力表现的,正是历经十几年的这两次登顶:1960年5月25日,中国登山队第四次向珠峰发起冲刺,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。15年后,中国登山队带着仪器与装备,又一次向世界屋脊进军,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最高巅。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首次精准测量了珠峰高度——8848.13米。

我们在大银幕上看到的是一串串向上的脚印,是登山队员、气象专家、医疗专家等一整个团队的信仰与使命,是英雄集体的壮丽书写。

五天五座城 与观众面对面

《攀登者》仍在攀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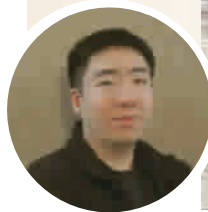
丁阳

石库门长大孩子 画出“南风北韵”

青年文艺家

速写 Q3

从央美附中、中央美术学院本科这么一路升学,再接连攻下硕士和博士学位,85后的青年画家丁阳(见下图)拥有着完美的求学履历,在同龄的艺术生中,这条求学之路是令人艳羡的“学院派”。



从小生活在石库门里

父亲丁小方在海派画家里以人物画造型见长,言传身教,丁阳点亮的技能包要多过同龄人。丁阳在读本科时候,从油画转入了中国画研习,尤其在工笔上拓展,油画基础让他对色彩有天然的敏锐。

观察丁阳的作品,其工笔画创作讲究工整与精致,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,颜色斑斓又富有个性化的石库门砖块,给大家印象颇深。一问,原来从小生活在石库门的弄堂里,饱经沧桑又精致的海派建筑,在他的心里筑起了这座魅力之城。

丁阳的作品总是洋溢着浓浓的弄堂风情,《启程》定格了一家人送子参军的离别场景,可谓丝丝入扣,精致的门楣、砖瓦的墙面到眼神的构造,灰色的基调让画面整体上更趋近当代审美,可见其对于现实主义题材不凡的驾驭功底,该作品受邀参加了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——上海美术作品特展》。2018年新作《石库门记忆之鞋匠爷爷》(见上图),可以见到丁阳对色彩的和谐美感有了更多探索,游刃有余的工笔技法,支撑着丁阳进取的心态。

“画面的表达必须是触发人心的,让观众有代入感,找到这个触及人心的点才是最难的事情。”丁阳对自己的20年绘画功底充满信心。不过,如何提高自己的眼界和思想度,让自己的创作有辨识度,找

到自己的语言,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将央美教学传播下去

过人一筹的基本功训练,让丁阳在千里挑一的竞争中得到央美附中考官的青睐。于是这个上海男孩,15岁离开家乡来到北方求学。学生时代里以优异的绘画技法,得到了央美老师们赏识,摘得学校里诸多的奖项,再加上家学的传承,让丁阳的艺术生涯在起步阶段格外地顺畅。

“父亲是他那届上海仅有的两名央美考生之一,但未能遂愿。我完成了一个他未能完成的愿望。央美的严谨氛围一直感染着我,北方的画风崇尚扎实的造型,南派的画作里色彩清亮者甚多,线条更轻盈。我算是兼而有之,这股‘南风北韵’很得前辈欣赏。”

丁阳是父亲作品的“首席评论”,还在色彩上建议尤多。两人还在“创世神话绘画工程”上合作,《嫦娥奔月》这件作品上调制出的淡紫色铺为背景,令远古的中华英雄题材很耐看。“我们吃过晚饭后就会讨论艺术,我和父亲创作和而不同。”

坐在上海市区咖啡馆里,年轻画家丁阳又带来了一个好消息,说他自己已从群艺馆转至华东师范大学任教,方向是美术创作。年轻的丁阳踌躇满志,说要身体力行地将原汁原味的央美教育课程,传播给年轻一代。

本报记者 乐梦融



记者手记

儿时的玩伴这么看丁阳,有光鲜的履历、不错的教职、父辈的滋养,没有什么负担,活脱脱一个85后上海男孩子的幸福样本,让人多么羡慕。师兄说,看丁阳的工笔作品,就是一目了然,安逸得很。

“好孩子”丁阳说,自己的艺术之路非常非常规整,甚至有点太规整了。对不搞创作的人是莫大幸福,但对艺术家而言,安逸倒成了一份挑战。丁阳自省,要滤去一点“柴米油盐”,在精神上走出这片舒适

站上新跑道

区,找寻创作状态。他把朋友们的羡慕看作提醒——自己还要不停地从生活中汲取滋养,不能太早“封顶”。

艺术是痛苦的自我蜕变,最容易陷入自我停滞。他赞同这样的看法,或许追求一点“野蛮生长”,或许在空间和时间上探索,让有趣和冒险灌入作品,可以扩宽创作的维度。

三十而立的丁阳说,“青年人才扶持计划”催促他站上新跑道。 乐梦融